

蘇武牧羊交響詩

張肖虎作曲

CHANG HSIAO-HU

SYMPHONIC POEM

“SU WU”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

北平清華園蕙風堂藏稿

MIMEOGRAPHED MANUSCRIPT COPY

HUI-FENG T'ANG, TSING HUA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January, 1949



現貌：交响诗《苏武》创作地
天津张肖虎故居

旧貌：交响诗《苏武》首演地
天津耀华礼堂

张肖虎耀华任教聘书

张肖虎遗墨

逕覆者頃接
聘書敬悉一是荷承
聘任為特班教員曷勝榮幸所有學校一切章
則均願遵守此致
張肖虎謹啟
張肖虎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廿六日

同拓進取
光緒中華
張肖虎



庆祝天津市耀华中学建校八十周年

时间：2007年10月6日

地点：耀华中学

庆祝天津市耀华中学建校八十周年

《光耀中华》大型交响文艺晚会

历史耀华的岁月华章

时代耀华的青春交响

一九三七

一九三七

一九四七

一九五七

一九六七

一九七七

一九八七

一九九七

二零零七

历史的回声：

光耀中华交响组曲——第一乐章

一、万人交响合唱：《耀华校歌》（创作于1934年赵天麟词
编配：赵文彬
演唱：耀华中学学生会合唱团及耀华全体师生员工、校友、嘉宾
演奏：天津交响乐团
指挥：易娟子

二、交响诗：《苏武》（创作于1945年4月张当虎校友曲
钢琴：张兆丰（张肖虎先生之子、旅美钢琴家）
演唱：董颖佳、李华典、康澍、安旭东
演奏：天津交响乐团
指挥：易娟子
总谱提供：刘恒岳
乐谱整理：赵文彬

耀华光辉历程访谈之一：《跨越时空的对话》
三、交响乐诗朗诵：《耀华，我怎能把你忘记》
朗诵：董颖佳（49届）、左杰（48届）、杨音（06届）、张承（05届）
撰稿：张岳
编配：赵文彬
演奏：天津交响乐团
指挥：易娟子

耀华光辉历程访谈之二：《永恒的耀华传统》

英雄的耀华：

光耀中华交响组曲——第二乐章

四、管弦乐：《红旗颂》 吕其明曲
演奏：天津交响乐团
指挥：易娟子
编配：程悦
舞蹈：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

光耀中华访谈之一：《真情回放：情系耀华》
光耀中华访谈之二：《共倾心声：耀华我们的家》
五、音乐快板：《园丁赞》 赵文彬曲
填词：汪润娟
表演：天津青年友好使者艺术团

光耀中华访谈之三：《缘圆源：汇聚百川》
光耀中华访谈之四：《耀华的传统与耀华的明天》

天津，我可爱的家乡：

光耀中华交响组曲——第三乐章

六、交响合唱：
《天津，我可爱的家乡》 祝言海词，伍嘉黄曲
演唱：李颖（04届）、邱琳（07届）、杨麟（06届）、刘东辰
朗诵：张琪（80届）、王琦（97届）
合唱：耀华中学学生会合唱团
编配：施惠
舞蹈：耀华中学学生舞蹈团
演奏：天津交响乐团
指挥：易娟子

七、校园风情 青春变唱：
舞蹈：《天路》 印青曲
编舞：张金文
表演：沈孜（75届）、吴国栋（75届）、崔嘉（74届）、王建荣（75届）、何艳（75届）、伊青（75届）、张正一（76届）、张葺（76届）、黄珍（70届）、顾天真（70届）
京剧歌舞：《说脸谱》 阎肃词，姚明曲
演唱：耀华中学学生京剧社、天津京剧院
编导：张正秋
表演：天津京剧院

校园舞蹈：《课上课下》
编舞：杨逸楠
表演：耀华中学学生舞蹈团
葫芦丝演奏：《月光下的凤尾竹》 施光南曲
演奏：徐明（76届）、乔志忱（58届）、李桂林（61届）、康伯文（59届）、周洁瑜（61届）
女声小合唱：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范禹词，麦丁曲
演唱：赵琳（74届）、王敏（70届）、邵楠（72届）、郭建宁（75届）、王翠文（74届）、张英武（75届）、郭六合（75届）、闫丽（75届）、周莲娜（76届）、张正一（76届）

武术表演：《男儿当自强》
表演：耀华中学武术表演队
领舞：尹义鹏
编导：尹义鹏、施惠
舞蹈：《飞越马》
编导：杨逸楠
表演：耀华中学学生舞蹈团

八、交响乐诗朗诵：《心语：我们的耀华》
朗诵：韩一骏、张雯熙、王子威、张致鑫
撰稿：汪润娟
编配：赵文彬
演奏：天津交响乐团
指挥：易娟子

九、男声独唱：
1、《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邹大为 魏宝贵词，铁源曲
2、《骏马奔驰保边疆》 蒋大为词曲
演唱：蒋大为（66届）

光耀中华访谈之五：《真情无限》

十、歌舞：《今夜无眠》 朱海词，孟卫东曲
演唱：杨嘉丽、李金义、周悦怡、王君崧（66届）
合唱：耀华中学教师合唱团、耀华中学学生合唱团
编配：施惠
舞蹈：耀华中学学生舞蹈团
伴奏：天津交响乐团
指挥：易娟子

民族的脊梁：

光耀中华交响组曲——第四乐章

十一、钢琴协奏曲：
《黄河》第四乐章 冼星海曲，集体改编
钢琴：张尔
演奏：天津交响乐团
指挥：易娟子

十二、交响合唱：
《祖国，我爱你干杯》 刘麟词，关敏曲
领唱：任静、张志勇、刘维维、马涛
合唱：耀华中学教师代表祝贺演出
演奏：天津交响乐团
指挥：易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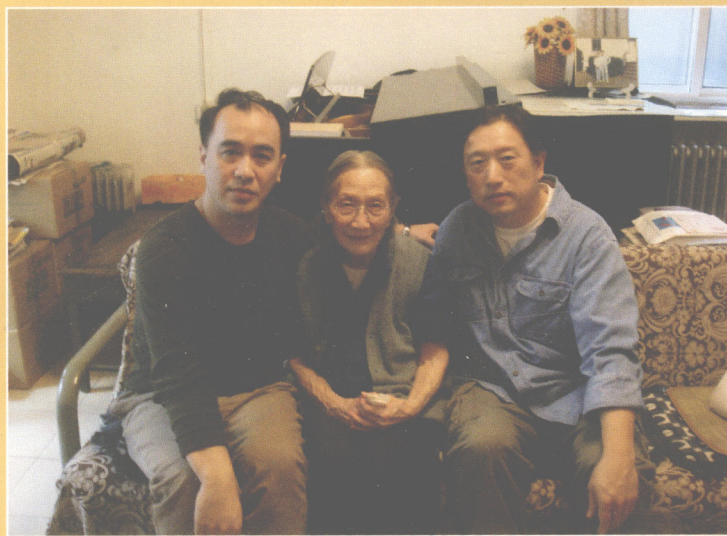
十三、万人交响合唱：
《歌唱祖国》 王莘词、曲
合唱：耀华中学教师合唱团及全体耀华师生员工、校友、嘉宾
演奏：天津交响乐团
指挥：易娟子

主持人：
张虹（85届）、张琪（80届）、黎棋（91届）、
王琦（97届）、王刚（教师）



2007.9.29

北京 和平裏



左起 刘恒岳 吴漱惠 张兆丰



北京
的團聚

鋼琴
張兆豐



大型交響文藝晚會

光耀中華

天津交響樂團演出交響詩《蘇武》



2007.10.6 天津

加强天津等地艺术史研究，全面、真实地书写艺术史

——和史学界、艺术界人士说几句心理话

刘恒岳

祖国的渤海之滨，有一座美丽、深沉而又浪漫的城市，她是一片文化的沃土，岁月积淀出淳厚的民风，多姿多彩，引人入胜，也涌现出一批新文化的巨擘，如李叔同、赵元任、焦菊隐、黄佐临、曹禺、谢添……。一条蜿蜒的河流从城中流过，沈浮、金焰、田方、梅熹、石挥、梅阡、沈湘、周汝昌、新风霞……等艺坛翘楚无不在她的哺育下成长，她的名字叫天津。

天津，乃天子渡河之地，东临渤海，北枕燕山，三岔河口发源，仅设卫已 600 华诞。我祖籍不是天津，但有缘生于此地，记得小时候看到户口本上祖父那一页“何时来津”一栏里写的是“久居天津”。父亲是个特别爱说天津“老事儿”的人，尽管我当时既不喜欢也没什么兴趣。但还是从小就听了许多关于天津的“老事儿”。

也许出于个人爱好和兴趣，我从 1987 年开始多次访问王莘、火星、秦征、梁斌、孙犁、鲁藜等天津著名的艺术家、文学家。那时我就发现时下有许多艺术家和作品被束之高阁，长期不为人们所了解。1995 年以后由于工作原因，接触的艺术家就更多了，更加深了这种印象。那个时候，我整理了一个以人物为线索的天津老音乐家名录，并自费刊印出来了。由于“业余”和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资料，并不成功，但绝对是“原创”。尽管当时就发现不少谬误，但还是引起关注，还被“教授”、大牌出版社精心“编排”予以“借用”。

说不清什么原因，也许是命运安排，我参加了一次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的会议。2000 年 3 月 23 日的北京奥林匹克饭店，记得太深了，不会忘的。我自费参加了“贾作光舞蹈思想学术研讨会”，这次会使我短时间、近距离地接触了大批专家、艺术家。艺术家的人生让我感动，艺术家鲜为人知的艺术经历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在思考，艺术家及他们的艺术成就社会公众知道得太少了，似乎也没有什么人真正挖掘他们（当然还是有人发表了论文的），甚至错误的评价他们。我想随着老艺术家们先后辞世，他的事迹会不会也随着消亡？

我大学是学理科的，说来惭愧，可能是小时候家里穷，没能看多少课外书的原因吧。工作后，看书成为我唯一的“爱好”，收获很大。但是，我也看到有些作者对天津开风气之先的事情视而不见。有学者甚至把明明在天津发生的事情，不知何故像“作家写小说”一样被“改写”到了其他地方。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甚至蔓延到天津自己的学者专家。曾有天津“土著”专家说：“天津没有什么音乐界，也没有什么舞蹈界”，以此来说明历史上天津艺术界力量的薄弱。

面对这种情况，加上我挥之不去的“天津情结”，近年我加快了以天津为背景的被传媒界称之为“艺术史研究”的工作。

天津地处渤海之滨，海河与大运河的交汇处，形成“地当九河津要”和水陆交通的枢纽。天然的地形使天津成为漕运转输的中心和屯兵戍卫京畿的重镇，并随之形成南北物资交流的工商业城市。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从此天津在屈辱、抗争和学习西方的曲折复杂的困境中走向近代。

通商口岸的开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据点和宣扬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但在客观上也成为国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大课堂”和实验场，也是中国志士仁人模仿和创造近代文明的基地。天津开埠后在同西方资本主义抗争中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迅速建成以近代军工和民用企业为主干的近代工商业与进出口贸易的基地，**天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

天津开埠后，清政府对天津的政策做了重大调整，1870年调李鸿章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常驻天津。清政府裁撤三口（天津、烟台、营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事宜均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理。原由南洋大臣负责的对外交涉事务亦转移给北洋大臣掌管，北洋大臣并有权代表清政府签订国际条约、筹划洋务、海防等国家大事而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从此，**天津成为对外交涉的中心。**李鸿章的督署衙门被冠以清朝“中枢”之称；朝野上下甚至有天津实系“天下兴废之关键”之说。这充分地反映出开埠后的天津政治地位的急剧上升。

1876年李鸿章创办开平煤矿，大胆地聘用英国矿师为总工程师、监督和工头。物美价廉的开平煤炭迅速占领天津煤炭市场，促进了天津工业、运输业的大发展。不但把长期独占天津市场的日本煤挤出天津，还把开平煤炭运输南方和国外。1880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操办修筑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以扩大开平煤矿的运输，次年11月举行通车典礼。1888年修成了唐山至天津的铁路，随后修建了天津至山海关铁路（即津榆铁路），再延至关外，遂使**天津成为全国的铁路中心。**

1878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天津、北京间开办骑差邮路。同时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烟台、牛庄、上海五处试办“华洋书信馆”，并由海关发行了中国第一套以蟠龙为图案和印有“大清邮政局”字样的三种面值的“大龙邮票”。从这一年的3月23日起，天津海关书信馆对公众开放，收寄华洋信件。这一天，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创办日，中国近代邮政事业开始在天津诞生，**天津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

1877年李鸿章试办从总督衙署至天津机器东局的电报线，是为全国第一条电报线。

1879年架成大沽至天津的电报线路，1880年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并迅速建成全国电报线路网络，给军政、商务带来极大便利和效益，而天津一度成为近代化的电讯中心。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天津的新式教育亦有了长足发展，成为全国新式教育的中心之一。其中以北洋水师学堂和北洋大学堂最负盛名。北洋水师学堂1880年落成，是培养近代化的海军技术人才的著名军事学堂，严复任校长，是近代海军教育的基地，为培养近代化的海军人才贡献卓著。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其前身是天津北洋西学堂，1895年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1902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栋梁辈出，造就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马寅初、张太雷、徐志摩都曾在这里深造、求学。1885年天津武备学堂开学，设置的课程有：“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新法”，同时“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天津武备学堂为中国第一所培养陆军军官的院校。培养出的大批军官，后来都成为了北洋新军的骨干，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李纯、陆建章、王占元、陈光远、鲍贵卿、张怀芝、李长泰、雷振春、阮忠枢等等，他们在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期间，大都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左右了那一特殊时期的历史与政局。这种现象，在近代中国的城市里是绝无仅有的。

1886年由德璀琳等人创办、李提摩太主编的天津最早的中文报纸《时报》出版发

行，1897年曾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创办的《国闻报》是天津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日报，刊登国内外新闻，时事与社论，介绍西学、使天津成为北方宣传维新思想的舆论阵地。20世纪头10年，近代天津办报蔚然成风，约有近20种报纸涌现出来。其中以1902年6月创办的《大公报》名气最大，是至今仍在出报的百年名报。该报以报道新闻迅速、公正、真实和敢于抨击时弊而闻名遐迩。天津是近代新闻报纸的重镇之一。同时，严复在天津意译了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好友赫胥黎的《天演论》。严复从挽救民族危亡和反侵略的立场出发，号召中国人学习西方，“自强保种”，否则就无法逃脱“优胜劣败”的亡国厄运，给中国人指出了一条“与天争胜”的道路，“物竞天择”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严复也因此被誉为“天演学家”。

190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推行“北洋新政”，其内容繁多，其中尤以创建北洋实业，市政建设与开发新市区、创办警政、推广新式教育和地方自治等最有代表性。所谓“北洋新政”，实质上是“洋务新政”的延续和发展。

由洋务而新政，由军工、开矿、电报电线而新式学堂、近代报刊，近代天津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都市。近代天津的发展进步，它所创造的辉煌业绩，让人们在苦难而黯然的近代中国近代史上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三

天津是一个移民城市，也是西方文化登陆华夏大地的前哨地带，随着国门的打开、对外交流的增多，天津很自然地成了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直觉在告诉我：天津的发展进步必然创造丰富的文化资源，天津在艺术上也该有着与其社会、经济相适应的不可替代地位的历史。感性的“偏执”开始了我理性的“探究”，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史知识，利用休息日我奔波于京津两地。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在各地先后拜访了吕骥、缪天瑞、启功、爱泼斯坦、黄苗子、李凌、瞿维、孟波、郭汉城、马革顺、李德伦、赵沨、戴爱莲、盛婕、欧阳山尊、钱仁康、吴祖强、老志成、梁伦、刘吉典、莎莱、孟文涛、李群、茅爱立、于蓝等前辈艺术家及已辞世艺术家的亲属后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艺术史料。

自2002年，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健康，带领天津市历史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前身是天津艺术史小组）同仁，确定学术选题，自筹资金连续发起举办了十三次艺术史学术会议，“小处着手”以人物带史，或以作品带史，在学术界、知识界和文艺界引起了“小小”的反响。“实事求是”，是1895年在天津诞生的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的校训，天津人民喜欢他，天津艺术史研究的同仁也格外珍爱他，我们秉承“实事求是”的宗旨，以“广泛团结、深入民间、打破定势、不唯定论、尊重事实”作为我们遵循的原则。

2002年5月，举办了《裕容龄舞蹈艺术论坛》，纪念天津出生的舞蹈家裕容龄诞辰120周年，首次明确提出了“裕容龄是我国‘学习西方舞蹈的第一人’的学术命题”。2002年11月举办了《赵元任歌曲艺术研讨会》和《纪念音乐会》，纪念天津出生的作曲家赵元任诞辰110周年。2003年10月举办了《戴爱莲的舞蹈艺术道路学术研讨会》，庆贺舞蹈大师戴爱莲从艺80周年，会议明确指出“戴爱莲的舞蹈艺术道路，不仅是舞蹈的路，也是整个艺术的路，——创作民族艺术，创造属于人民自己的艺术”，会议被评为2003年中国舞蹈界十大要闻。2003年12月举办了《沈湘艺术成就学术研讨会》，纪念天津籍声乐教育家沈湘逝世10周年。提出了“沈湘是将中国声乐教学推向世界的第一人”，2004年，中国第一尊声乐家全身铜像，沈湘先生的塑像在天津落成。2004年4月举办了《中国钢琴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念中国第一首钢琴曲创作90周年（赵元任作），提出了“中国钢琴九十周年”的学术观点。2004年6月举办了《民间音乐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纪念天津音乐家杨芝华诞辰130周年，会议期间，还演出了天津卫子弟书、天津丝竹乐、西城板、天津十番等。2004年8月举办了田方艺术成就系列纪念活动，纪念天津出生的电影艺术家田方

逝世 30 周年，强调田方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2004 年 10 月举办了《中国歌剧艺术发展论坛》，纪念中国歌剧艺术 85 周年，是我国首次中国歌剧史研究学术会议，随后确认了中国走向世界歌剧舞台的第一人。2005 年 3 月举办了“沈浮与天津”学术研讨会等系列纪念活动，纪念天津籍电影艺术家沈浮诞辰 100 周年。2005 年 10 月举办了《欧阳予倩艺术论坛》纪念欧阳予倩诞辰 115 周年，会议首次提出了“中国舞蹈史研究 50 年”的学术观点。2007 年 9 月举办了《中国合唱创作发展论坛》和《中国合唱新作品音乐会》，作为中国第一次合唱创作论坛，呼吁要加强中国合唱界的对话交流与理性思考，要重视中国合唱新作品的推广。论坛倡导的理性思考内容将影响到中国合唱的形象和合唱发展的未来。2007 年 9 月举办了“声乐·天津·艺术教育”论坛就声乐人才培养的思路、经验、途径及声乐教学方法进行探讨，会议强调天津声乐家的成长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声乐教育史。论坛对于梳理天津声乐教育发展历史，总结天津声乐成绩、客观评价天津声乐现状、续写天津声乐教育辉煌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2007 年 10 月召开了“美术·天津·艺术教育”论坛，梳理天津美术教育发展历史，总结天津美术教育成绩、探讨美术教育与学生成长培养的关系。天津学校美术教育有着骄傲的历史，1910 年李叔同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到天津工业学校、直隶模范工业学堂担任美术教员，成为我国传播西方美术的第一人。

十三次会议大都是首次举办的专题会议，邀请的专家学者均不只局限于音乐界、舞蹈界、电影界、戏剧界，会议广泛吸纳了知识界、学术界、文博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天津艺术史研究小组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开创了民间自办学术会议与研究的局面。著名学者启功、季羨林，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对我市艺术史研究成果都曾写信祝贺并给予高度评价。

通过近年来开展的“西方舞蹈传入中国专题研究”、“戴爱莲舞蹈艺术道路专题研究”、“欧阳予倩艺术史贡献专题研究”、“中国歌剧发展史专题研究”、“中国钢琴艺术起点专题研究”等专题研究，特别是舞蹈史研究奠定了天津在舞蹈理论界的地位。著名舞蹈史学家盛婕、彭松、王克芬、董锡玖、欧建平对天津舞蹈史研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董锡玖将近期出版的文集《缤纷舞蹈文化之路》赠给我市舞蹈史课题组。作为北洋大学创始人盛宣怀的后人和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90 高龄的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舞蹈史学家盛婕近年来十分关注天津艺术史的研究工作，为丰富我市学者的资料库她多方搜寻已出版多年的舞蹈理论书籍赠与我市学者，多次题词和提供史料支持舞蹈史研究，并反复叮嘱“艺术史研究一定要重视史料，注意资料的积累和抢救”。她还将《新中国舞蹈艺术的摇篮》和今年刚出版的五卷本《吴晓邦舞蹈文集》赠与我，并亲笔题字“以作历史的见证”。首都师大教授姚思源教授还将沈湘早年在天津举办歌剧音乐会的节目单赠予我。还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亲属将艺术史料赠与我们，丰富了我们的艺术史料。

许多知识界、文化界的领导、专家都对会议和研究给予了鼓励 and 大力支持。爱泼斯坦、黄苗子、方成、李凌、缪天瑞、孟波、戴爱莲、盛婕、欧阳山尊、钱仁康、韩宗琦、周巍峙、吴祖强、老志成、梁伦、刘吉典、孟文涛、李群、茅爱立、于蓝、陈贻鑫、李光羲等均作为会议多次题词和撰写稿件、提供史料。

仅就舞蹈、歌剧等几方面的情况与大家分享、汇报与交流：

“中国学习西方芭蕾舞和现代舞的第一人”的史料考证与家人、家谱的发现

裕容龄是一位传奇女子，1882 年出生在天津。父亲裕庚曾出任日本公使和法国公使，容龄在国外学会了日本舞与欧洲舞蹈。1902 年，裕容龄随巴黎歌剧院在巴黎公开登台表演了《希腊舞》、《玫瑰与蝴蝶》。1903 年裕容龄返回祖国，在天津小住。次年春，慈禧太后召她及母亲、姐姐入宫，任御前女官，同时担任慈禧的外事翻译。在官中，容龄曾给慈禧、光绪表演过《西班牙舞》、《希腊舞》等。通过我和同事考证，天津出生的姑娘裕容龄是中国当代舞蹈史上学习西方芭蕾舞和现代舞的第一人，她所创作的《如意舞》、《荷花仙子舞》、《扇子舞》等在中国现当代舞蹈史上具有开拓性的作用。

2002 年 5 月为纪念裕容龄诞辰 120 周年举办了“裕容龄舞蹈艺术论坛”，来自各地的舞蹈史专家、文化学者和共同研讨容龄的舞蹈成就，裕容龄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舞

蹈家再度引起海内外世人的关注。当我把精心制作的“裕容龄纪念牌”赠给裕容龄的亲人时，他们再也忍不住地泪水夺眶而出。因为只有他们知道找寻到他们我所付出的是什么“代价”。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史博士生导师王克芬、欧建平等出席会议，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白淑湘为大会发来贺电，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贾作光题词：“晚清舞星”。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舞蹈》杂志主编游惠海亲临会议并为会议题词“今天，天津为裕容龄而骄傲。明天，天津舞蹈会更繁荣”。

随后，我利用参加第十届国际青年舞蹈节讲学学术交流期间，在澳门、珠海、中山等地对相关史料进行了再次深入考证，发现一批与天津有关的史料。其中，天津出生的裕容龄家世线索的发现引人关注。有关容龄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的情况以及她扑朔迷离的传奇般的身世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与核实。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裕容龄的艺术活动虽然主要限于宫廷，但她的舞蹈活动对于我国当时处于贫瘠、封闭状况的舞蹈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蒙意义，她不仅成为中国古代舞蹈史上可以载入史册的压轴角色，而且成为中国近代舞蹈史上值得书写的第一人。裕容龄生平的确认，为进一步全面研究她的历史贡献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线索，为研究‘唐绍仪与天津’也增添了具体而翔实的内容，也证明了裕容龄这位天津出生的舞蹈家和天津的渊源。当然，裕容龄在天津的舞蹈艺术活动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发现。

首战告捷，我和战友们都很兴奋：历史就在身边，只要你拿起笔来，你也可以成为历史学家。无独有偶，人民日报2007年1月12日第15版（学术随笔）刊登了署名文章《人人都可以成为“史学家”》文中说：“美国史学家贝克曾说过，‘人人都是史学家’。初听此话，感觉有哗众取宠之嫌。但仔细体会可以发现，这的确是这位史学家一生治史的心得，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更为宽广的视角”。“在中国，自古就有‘史官’制度，同时民间记述和研究历史的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进入20世纪，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中国的史学研究也开始走向学院化、专业化。在这些学院派史学家看来，研究历史应该是受过专业化训练的学者所从事的工作，只有他们写出来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而普通人写的历史都不够“专业”。这种偏向显然不利于史学的发展。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专业史学家在严于律己、多出精品的同时，也应该避免门户之见，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在不悖于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鼓励更多的群体表达历史意识、作出历史论述。这种宽容，将会使历史研究的百花园更为多姿多彩。或许，这些“业余”史学家的“小叙述”，可以弥补专业史学家“大历史”的盲点和漏洞。事实上，这种例子在史学发展史上并不鲜见。”

此后我主编了天津两位老舞蹈工作者的文集，作者李澄、王佩权，这对夫妻舞者，虽非生在天津，但他们将55载的艺术生命，献给了天津，献给了天津的舞蹈事业。时光荏苒，待驻足回首时，他们的艺术旅程已“舞”到了第55个年轮。我在文集序言中说：“李澄、王佩权是舞蹈教员、编导、演员，不是专门的舞蹈理论家，却是优秀的舞蹈实践者。舞蹈是人体律动的艺术，李澄、王佩权将自己几十年的所学、所用、所感、所悟，及时捕捉并记录下来，而最终形成完整的文集——生命的律动，可谓是有心之人。这本舞坛随笔，从一定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新中国天津舞蹈事业的发展，对这本舞坛随笔，我们不做深入的剖析，但必须表达一种切实的感受：舞界不仅需要专门的表演家、评论家、史学家，更需要长于思考、善于总结的舞蹈家”。最后，我呼吁：“愿我们的舞蹈家都拿起笔来，记录舞史，书写人生。”文集首发式后十天李澄老人就突然逝世了。当2007年天津成立《天津艺术史》课题组撰写舞蹈部分时这本文集已经是我们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中国走向世界歌剧舞台的第一人”的史料考证及“中国歌剧起点”命题的提出

2004年10月我发起召开了“中国歌剧艺术发展论坛”，论坛是以歌剧艺术的回顾与发展为主题。筹备期间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歌剧的发展应该从何时算起？我们大胆地提出了“如果从中国歌剧萌芽时期的第一部作品《麻雀与小孩》算起，中国歌剧走过了85个年头”的提法。会议确定了以“中国歌剧艺术创作历程，歌剧演出历史、中国歌剧艺术发展走向”为宗旨，是我国第一次以纪念中国歌剧艺术发展历史为主题的会议，是

“中国歌剧艺术发展道路”的盛会。会议对85年来，中国歌剧艺术走过的岁月进行了富有激情的回顾和充满理性的思考，从艺术史学的角度全面回顾了中国歌剧艺术的辉煌成就、客观地勾勒出中国歌剧艺术的基本发展脉络。

论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年已八旬的天津籍资深歌剧演唱家楼乾贵博士，不顾腰伤发来了亲笔贺信并打来电话称赞：举办中国歌剧艺术论坛是一项盛举。中国歌剧研究会副主席、著名歌剧理论家刘诗嵘，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金湘、著名指挥家陈贻鑫、李执恭，著名歌剧演唱家李晋伟、荆蓝、李光羲、倪荣华、李元华、金曼，著名歌剧导演李稻川及《小二黑结婚》、《红珊瑚》、《刘胡兰》、《赤叶河》、《阿依古丽》、《宦娘》、《苍原》、《伤逝》、《原野》等著名歌剧的作者田川、胡士平、茅沅、肖云翔、高介云、石夫、徐占海等出席大会。我国声乐、歌剧理论界著名专家焦杰、戴鹏海、石惟正、杨燕迪、蒋力等出席论坛。我国有重要影响的众多著名专家的出席，使这次论坛被新闻媒体称为中国歌剧界的一次学术“峰会”。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荣誉勋章获得者、上海音乐学院著名音乐学家、中国第一代歌剧音乐的作曲家91岁高龄的钱仁康先生为研讨会题词：“吐故纳新 振聋发聩”，表达了老一辈艺术家对歌剧发展的共同期望。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李刚、副主席羊鸣，总政歌剧团团团长王祖皆，著名音乐史学家冯文慈、孙继南、周荫昌、俞玉姿、居其宏、梁茂春，著名歌剧指挥家方崧甫，著名歌剧演唱家张越男、莫纪纲等以不同方式对大会表示祝贺。中国歌剧研究会及上海歌剧院院长、艺术总监、指挥家张国勇，重庆歌剧院院长、歌唱家柯愈功等也为大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中国歌剧研究会、上海音乐出版社还为大会赠送了歌剧理论书籍和歌剧总谱。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荣誉勋章获得者、天津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作曲家86岁的王莘先生还特意为大会捐献了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歌剧的发展。

在论坛的开幕式上，一封特殊的“贺信”——“天津，我对你没有丝毫的淡忘”，引起了人们无尽的思念。这是已故著名歌剧演唱家张权二十年前写下的长文，深情回忆了她为筹集赴国外留学的资金，到天津耀华礼堂演唱歌剧的往事，文中盛赞天津观众“彬彬有礼，掌声恰到好处，这是我的知音”。

另人兴奋的是，天津旅法著名资深歌剧演唱家、中国第一代美声歌唱家池元元专门从法国发来贺信，她深情地回忆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同沈湘、茅爱立一起在天津演唱歌剧的往事，新近出版的个人自传首次披露了她在国外的辉煌成绩，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国际歌剧舞台为国争光的历史。池元元的贡献在论坛引起极大反响，中央歌剧院原院长、著名歌剧艺术理论家刘诗嵘，曾在天津度过了美丽的童年时光，他说：“池元元的歌剧演出一经证实，必将中国人走向国际歌剧舞台的时间提前了若干年”。

2005年6月我在欧洲访问的过程中，多方访问并实地考察，最终确认：50年前，池元元在法国、比利时等国巡回演出18场歌剧《蝴蝶夫人》，饰演女主角巧巧桑。这是中国人在国际歌剧舞台的取得的辉煌成就，池元元是中国走向国际歌剧舞台的第一人。

池元元早年随叔父池石青医生在天津耀华里居住，婶母徐剑生是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师，徐也是天津籍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的启蒙音乐教师。池元元在燕京大学音乐系求学时期还多次与同学及学长沈湘、茅爱立（旅美音乐家）、刘金定（旅美钢琴家、刘诗昆钢琴启蒙教师）等在天津大光明影院、天津犹太俱乐部等举办独唱音乐会。被天津媒体评论为“这是中国乐坛的一个异彩”、“节目极其完美”。沈湘也成为她一生中最好的合作伙伴。

1952年池元元随法籍丈夫陈润权（中文名）回到巴黎，每天丈夫下班后教她语言，同时随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授继续学习声乐，她记忆力好，又聪明，进步很快。1955年4月10日她与众多欧洲名家合作，在比利时第二大城市沙勒罗瓦用法文演出了歌剧《蝴蝶夫人》，当唱完第二幕的主调后，观众给予了热烈的掌声，还跑到后台要池元元签名。当地报纸好评如潮，从此，她开始了在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法语系国家的多达18场的巡回演出。

由于各种原因，池元元的艺术活动并不为人们所知。2003年10月经多方寻找我和池元元取得了联系，她还派专人出席了纪念老友沈湘的学术研讨会。2004年10月她返回家

乡,并特别邀请我见面一叙,天津艺术史系列研究成果使她很受感动,从不张扬的她透露了不为史界掌握的情况,她还与我约定,适时到欧洲实地考察。

2005年6月15日我在巴黎拜访了池元元,并在她的陪同下先后走访了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并查看了历史资料。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早于池元元的中国人作为主角登上国际歌剧舞台。池元元作为中国走向国际歌剧舞台的第一人,不仅改写了中国歌剧历史,也为天津灿烂星空增加了更加亮丽的光芒。

设卫筑城600年的天津与歌剧有着深厚的渊源:二十世纪初叶,《图兰多》就在天津上演。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肖虎即在家乡等地创作、演出了歌剧《松梅风雨》。天津为中国歌剧艺术贡献的人才更应该让音乐界刮目相看,令人瞩目:中央歌剧院的莫桂新、楼乾贵、李光羲、苏凤娟、罗忻祖、倪荣华、林金元、刘维维……,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沈湘、郭淑珍、黎信昌、王秉锐……,指挥家方崧甫、李执恭、李华德、刘德裕、王树人……。

“中国第一首钢琴曲”与中国钢琴艺术起点的命题

2004年恰逢天津设卫600周年,4月4日我发起了“中国钢琴艺术九十年”学术研讨会。年近九旬的旅美天津籍钢琴家刘金定从美国发来贺信、94岁高龄的我国第一代著名钢琴家老志诚先生为研讨会题词:“祝贺九十年来钢琴艺术在中国的辉煌成就,期待着未来更大的发展”。著名音乐学家缪天瑞,著名钢琴家周广仁,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著名音乐理论家周荫昌,著名音乐史学家汪毓和、孙继楠、俞玉姿,著名钢琴理论家魏廷格、卞萌为大会分别打来祝贺电话。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冯文慈,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钢琴家鲍惠荪、倪洪进等参加了大会。

中国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是1914年赵元任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赵元任先生1892年生于天津,是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同时,他创作了许多优秀音乐作品,如《教我如何不想他》等已成为久演不衰的中国音乐经典之作。《和平进行曲》曾在赵元任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由天津钢琴家谢元教授在赵元任先生的出生地首次演奏。

赵元任先生的女儿八十二岁的中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赵新那,七十五岁的旅美作家赵来思专程莅津参加这一中国钢琴界的盛会。赵元任先生的长女旅美著名音乐家赵如兰先生因病未能出席,打来电话称这次活动在其父亲的出生地——天津举办有特殊意义,并请转达对乡亲们的问候。

钢琴,这一世界乐器之王与天津有着不解之缘:不仅中国第一首钢琴曲是由海河之子赵元任先生所作,中国第一个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的丁善德先生早年也在天津任教,天津也培养了以刘诗昆为代表的一批钢琴家。研讨会上,展示了赵元任1911年弹奏钢琴和1935年丁善德先生在天津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的珍贵历史照片。在天津回顾九十年来中国钢琴艺术创作、演奏的历史是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会议提出了以中国第一首钢琴曲的创作年代作为中国钢琴艺术的纪元的“提法”。为此,我拜访了三位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获得者:1910年出生的中国音乐学院原副院长,著名钢琴家、作曲家老志诚;1908年出生的中央音乐学院原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音乐学家、博士生导师缪天瑞;1914年出生的上海音乐学院著名音乐理论家、博士生导师钱仁康。三位老先生肯定了结论:我国钢琴演奏艺术的标志——独奏音乐会要远晚于钢琴艺术作品的创作,故以艺术作品的创作时间作为钢琴艺术的起点是合适的。

会议综述发表后,著名音乐理论家、钢琴家魏廷格先生撰文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觉得一次会议能引起大家的思考、让大家真正关注研究艺术史研究,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初衷。因此我们感谢魏廷格先生,并期待着更多有不同观点的文章、新史料的发现与考证以及更深入的研究。

会议筹备期间,老志诚先生还动情地在家中弹奏了他早期的获奖作品《牧童之乐》,他说:“会议早开十年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和大家一起聚集在天津回忆我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九十六岁高龄的缪天瑞先生还在朝阳医院为会议发来了贺信,并叮嘱家人向组委会查询是否收到贺信。老艺术家的希望是我们加倍工作的动力,相信中国钢琴艺术灿烂的未来

就是对他们寄予希望的最好回报。

挖掘天津人文资源，“艺术之乡”实至名归

2004年6月20日“民间音乐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津举行。中国音乐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著名音乐理论家冯光钰、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音乐史学家王子初、秦序到会祝贺并做了学术发言，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著名昆曲家、音乐理论家傅雪漪还打来电话，肯定了会议的重要意义。会上播放了傅雪漪的录音发言。86岁高龄的天津籍著名戏曲音乐家刘吉典先生因病没能回到家乡，特意撰写了回忆文章，并为研讨会发来了贺信。这次会议还为纪念一位“鲜为人知的音乐‘名家’”（文章标题），一位比中国近代文化先驱李叔同还年长6岁的，不为大家所熟悉的天津著名音乐家杨芝华先生。

杨芝华先生1874年3月23日生于天津，自幼酷爱民族、民间音乐。对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造诣，丝竹、雅乐、昆曲、十番，俗曲以及曲艺卫子弟书等无一不精，是津门各级学府和民间曲社争相聘请的教席、导师。

杨先生是民国时期开创天津小学音乐教育并作出重要贡献的主要人物。先后在铃铛阁小学、慈惠小学、城隍庙小学、市立师范学校、（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校任国乐教师及从事社会音乐教育工作，二十年代后期又在南开学校任国乐指导教师，著名戏曲音乐家、作曲家刘吉典，著名笙演奏家杨大明，昆曲名家熊履方等都受过先生的教诲与指导，

杨芝华先生对天津民间音乐发展特别是天津十番音乐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立于1891年的‘美善社’是天津十番乐的早期社团之一，杨芝华先生是主要成员，他不仅亲自在乐队中担任各种乐器的演奏，还受聘于很多十番乐团做教员，并创建了天津音乐传习所十番会。杨芝华先生还在严修先生和黎元洪家担任家庭音乐教师，严家十番会，从选曲到技术排练活动也是由他来组织，在他热情的传授中培育了大量的人才，使得这一音乐品种延续保留下来。

天津卫子弟书能够保留下来成为说唱音乐的珍贵遗产，也是和杨芝华先生的贡献分不开的，他亲手记录卫子弟书的传谱，结合个人体会加以订正以工笔小楷缮写。这一绝响多年独具特色的卫子弟书得以真实的保留下来，使今天尚能读到久已失传的民间瑰宝，1982年刘吉典先生将他珍藏的杨芝华先生传谱的‘卫子弟书’曲谱译成了简谱，该曲谱已收入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为研究失传已久的西城调声腔基本形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并对我国近代曲艺史的研究及曲艺创作产生了重要作用。

研讨会上，代表们就杨芝华先生的贡献、天津早期的音乐成就、民间音乐抢救的迫切性、加强民间音乐传播，对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等几个方面做了深入探讨。北方昆剧院的艺术家还献上了昆曲《长生殿·弹词》。天津音乐学院教师排演了天津十番《小嘉兴》。天津群艺民族乐团演出了杨芝华先生传谱的天津丝竹乐《大开场板》。研讨会上还播放了吉典先生弹唱的天津卫子弟书《十八半》、《秋景黄花》录音。

与会代表认为二十世纪一批民族民间艺术家为中华文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进入二十一世纪，如何一代一代地将民族艺术的薪火传下去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欧阳予倩艺术论坛”倡导艺术史研究要融入学术界

2005年10月“欧阳予倩艺术论坛”在天津召开，文化界、知识界的专家学者共同缅怀一代文化大师、我国已故著名戏剧艺术家、戏剧教育家、舞蹈史学家欧阳先生。全国各地的50余位戏曲界、舞蹈界、话剧界、电影界、艺术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大家首次聚首，激昂文字，理性思辩，取得一批研究成果。会议完整地、客观地将欧阳予倩的艺术大师的形象呈现给我们。会议必将以第一次全方位研究欧阳予倩的艺术贡献而载入史册。“欧阳予倩艺术论坛”是一次立足艺术史学科，涉猎多个艺术门类的艺术盛会，以此献给欧阳予倩先生诞辰115周年、开创中国舞蹈史学研究50周年、中国电影100周年、迎接中国话剧100周年。

论坛引起文化界、知识界、艺术界的重视，著名学者季羡林因年事已高不能亲自与会，欣闻大会的召开为大会发来了真挚、鼓励的贺信，在贺信中说：“欧阳予倩先生是我国20

世纪最杰出的戏曲教育家、理论家与剧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京剧、话剧艺术表演家。在近半个世纪里，他以自己孜孜不倦的、充满创新精神的艺术与创作实践，为我国的戏曲革新与戏曲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精心塑造的戏曲舞台人物形象至今还栩栩如生地活跃在人们心中，他撰写的《唐代舞蹈 总论》至今依然是学者研究敦煌壁画、文献中舞蹈艺术必读的指导之作。他是中国戏曲史上极其罕见的集学者、演员、剧作家、理论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堪称通才大家的典范人物，其道德风范、文化素养、创新精神、领导才干，对今天文化艺术界的人材培养与队伍建设有着积极的启示和促进作用。我们坚信，通过这次艺术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但可以更好地向世人展示天津市艺术史研究会、天津发展舞蹈艺术研究中心的工作成果，而且一定能够对新时期我国戏曲史、舞蹈史等诸多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舞蹈家白淑湘由于有紧急工作，不能前来与会，特别委派全国文联的同志专程将贺信送到会议。她代表中国舞蹈家协会和以她个人的名义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贺信高度评价了欧阳予倩先生，说“他学贯中西，领域宽广，著作宏富”、“在中国戏剧艺术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阳予倩先生的卓越艺术成就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景仰和爱戴”。白淑湘在贺信中还说“欧阳予倩先生是我的前辈，他的大家风范和人格力量始终引导着我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实践。我们将继承他所创立的艺术风格，弘扬他对艺术执著献身的精神，做一名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尽到一份心力。”

正在住院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著名导演徐晓钟 9 月 9 日致电发起人刘恒岳，徐晓钟说：“‘欧阳予倩艺术论坛’是我国戏剧界的大事，你们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虽不能亲自与会，但心向往之”。

著名戏剧理论家郭汉城，著名舞蹈家盛婕，著名舞蹈史学家彭松、王克芬、董锡玖，著名电影史学家李少白，著名学者柴剑虹，戏剧理论家周育德、贯涌、苏关鑫、李强、陈珂，历史学家罗澍伟、张仲、王连昇，著名剧作家赵大民、钟海，许姬传先生的后人、著名歌唱家许正源，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路希、李启厚、张金元，著名话剧导演王磊，舞蹈家刘菱州、李承祥、史大里、刘金吾、王佩权、刘颖，著名舞蹈理论家隆荫培、汪加千，著名文博专家陈卓，青年艺术理论家、艺术史学家刘青弋、袁禾、万镜明、江东、马盛德等以不同方式在大会上发言。

论坛得到欧阳山尊、欧阳敬如先生的全力支持。欧阳予倩先生的儿子、92 岁高龄的北京人艺著名导演欧阳山尊、欧阳予倩先生的女儿、78 岁的中央戏剧学院声乐教授欧阳敬如，多次同我研究会议的内容，并希望到天津出席会议。山尊先生不仅为会议写了文章还亲自为论坛题签。敬如先生为论坛提供了母亲生前最喜欢的父亲的照片，并决定在论坛期间举行她的新作《父亲欧阳予倩》的首发式。但是由于年事已高，没能亲临会议。遗憾之余，他们还专门为大会做了录音发言。山尊先生还将 1959 年欧阳予倩演唱昆曲的珍贵录音赠与我，大会除播放了该录音外，还播放了我收藏的欧阳予倩先生 1949 年担任艺术顾问，香港胜利影片公司拍摄的马连良先生的最早影像资料。

为了凸显会议及天津艺术史界对史料的重视和与学术界的交流，会议安排代表参观了天津博物馆，正在天津举办的“秦兵马俑展”中新近出土的“百戏俑”引发了代表的浓厚兴趣。与会者对“百年中国看天津”、“天津博物精品展”等专题更觉耳目一新。天津博物馆的丰富馆藏，使会议专家学者更加深了“天津深在闺中”的印象。

参观中，大家得到共识：艺术史研究必须关注学术界的动态，需要更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真实的面目。要加强对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为艺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地区和人物的研究。

论坛在天津举办，是欧阳老和天津的缘分。欧阳老，无论是 1907 年第一次走向舞台，开始他钟爱一生的演剧事业。还是，1949 年开始新中国的戏剧事业。在这两个重要的开创时期，欧阳老事业上的伙伴李叔同、曹禺都是天津的乡贤。鲜为人知的是，天津舞协老主

席杨凡还是欧阳老创作的新中国第一部舞剧《和平鸽》的主演。因此，“欧阳予倩艺术论坛”得以在天津成功举办实属必然。

四

短短几年的“偏执思索”使我们发现：天津对于舞蹈界的贡献何止“裕容龄”？曲皓、李承祥、张护立、资华筠、赵汝蘅……，天津对于歌剧界的贡献何止“池元元”？莫桂新、沈湘、楼乾贵、李光羲、郭淑珍、黎信昌、苏凤娟、罗忻祖、倪荣华、林金元、高曼华、刘跃、刘维维……方崧甫、李执恭、李华德……高介云、施光南、王泉……

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也许你知道北京人艺，那你就该知道曹禺、也该知道焦菊隐、梅阡、童超、于是之……，也许你也知道上海人艺，那你一定想起了黄佐临、石挥……；也许你知道“上影”，那你就该知道魏鹤龄、沈浮、金焰、牛犇……，也许你更了解“北影”那你就该知道田方、谢添、于蓝、陈道明……这些创造了“京派”、“海派”的艺术家原来都是“卫派”……

无论是举不胜举，光照舞坛的舞蹈家，还是令人瞩目、刮目相看的声乐群体，还是至今活跃在舞台的歌唱家：蒋大为、远征、郑绪岚、刘欢……

也许你认为天津不错，出了那么多歌手、演员。是吗？岂止是歌手、演员。

你还记得李叔同吧？当然你也可能知道当今的红学大家周汝昌，但你不一定知道他和沈湘先生乃同班同窗。也许您是研究音乐的，对美术界不熟悉。那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当今研究人类绘画遗产的大师王树村和他们都是同乡。

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个时期国家艺术研究最高学术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所（邓福星）、话剧所（田本相）、舞蹈所（资华筠）、音乐所（田青）的所长哪个不是喝海河水哺育成长的？

同样，天津也涌现了以李纯一、苗晶、冯文慈等为代表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专家。这里我想说说和冯老师的交往。

冯文慈 1926 年生于天津，早年入南开小学、铃铛阁中学读书，1944 年在天津电车公司做职员期间开始走上革命音乐道路，现藏于天津党史纪念馆的 1946 年刊印的革命歌曲集《大家唱》就是经组织同意由他自费编辑、印制的。只凭这一点就在天津音乐史上成为光辉的一页。冯文慈 1946 年考入北平师范学院（今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此后相继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从事音乐理论、中外音乐史的教学与研究。曾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首任主任。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古代音乐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还担任了《中华文明史》音乐学科主编。他治学严谨，他点校朱载堉原著《律学新说》、《律吕精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他撰写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填补了史学空白。他为人谦虚、治学严谨、成果丰硕，被学术界推举为中国音乐史学会的会长。

我和冯老师“相识”是在 2003 年底筹备举办“沈湘艺术成就学术研讨会”的前期，由于知道他同沈湘的交往，就贸然向冯老师发出了邀请（当时，刘恒岳是何许人也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但是，收到邀请信后冯老师马上就给我回了电话，说“沈湘先生是一位声乐大师，一位声乐教育大师，又是一位中国西方音乐艺术的启蒙大师，他的业绩和贡献会铭刻史册。我要写一篇文章，我最近身体不好，好些，一定准时与会”。

虽然因故冯先生没能参加会议，他请著名音乐教育家姚思源先生将书面发言带到会上，并由姚老师宣读。这就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沈湘老师十年祭》（刊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04 年 2 期）文中饱含感情地写到：“1946 年秋天，我离开故土天津，奔赴北平，开始在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求学……”，接着他回忆了学生时代和随后与沈湘老师的一段师生情、同志情。文章最后说，沈湘老师“您为了祖国的音乐文化和音乐艺术教育忠诚奉献；您在极其坎坷的境遇中，对于您个人的前途仍然乐观；作为有着敏锐直觉的艺术家，您瞻望祖国的前途总是充满信心”。

文章使我对冯老师有了第一印象：“一个善良、诚实、本分的学者，一个对家乡无限爱恋的知识分子”。此后，我遇到一些不懂的问题，尽管可能都是个“小学生”问题，也总是电话“打搅”冯老师。我也愿意把我的一些“发现”报告给冯老师。看得出来冯老师在真心实意地帮助着每一个求知的“孩子”。

冯文慈先生非常关注家乡艺术史的研究，2004年曾专程到家乡天津出席“中国钢琴艺术90年学术会议”，并与天津出生的著名作曲家赵元任先生家属进行了亲切交流，成为艺坛的一段佳话。2004年4月4日也是我和久仰的尊敬的冯文慈老师的“第一次握手”，冯老师在会议发言中讲到：“今天，在赵元任先生的出生地天津举行‘中国钢琴艺术90年学术会议’，是很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它一方面可以回顾中国第一首钢琴曲创作、赵元任先生的《和平进行曲》发表九十周年，中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我以为，也可以通过赵元任先生音乐创作的回顾，反思百年来西乐东传中国，以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反映历史真实的历程和波折。”随后，他根据亲身经历，就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写作的有关问题作了回忆性叙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就赵元任先生创作的《和平进行曲》，他说：“《和平进行曲》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它的出现并不简单。古语说，‘创业维艰’，俗语也说，‘万事开头难’，开创一项新的事业，介绍一种新的音乐品种并进行创作尝试，需要一些勇气”。在回顾了当时的社会、学校条件后，他说，在钢琴还十分稀罕的情况下“应当欢呼《和平进行曲》这一婴儿的诞生”，“虽说赵元任有着音乐爱好和天赋，但是孕育它也需要胆识，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名言来说，就是需要有点‘史识’。如果没有源头涓涓细流，怎能发展成浩浩荡荡的江河。”（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2期）

冯老师还把自己的专著《中外音乐交流史》赠送我，勉励我在不为名利的艺术史研究的道路上多学习。2005年10月冯老师又把刚刚出版的《冯文慈音乐文集》亲自给我寄到天津并叮嘱我，“人生就是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还说“也许还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我惊讶地发现再这两册书专著中，冯老师都有亲制的“勘误表”，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一位八旬老人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打动着。一位著名的音乐史学家在关心着一位执著于地方艺术史的无名“票友”。

五

看似简单的道理，做起来和想的有时并不一定一样。比如：中国人组建的第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交响乐队”到底是何时、何地建立的？中国第一所培养音乐师资的专门学校是何年何地建立的？也许这已经是很多专家早已有答案“定论”的问题，但“感性”的偏执对此都有充分的史料进行“理性”的思考。

“是没有啊？还是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常问自己的话。谁都有知识的缺陷，但是从不进行史料考证、从不进行踏踏实实核实的事情在当下恐怕不是少数吧？

天津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一百四十多年前“洋务运动”、“洋务教育”的重镇，是观察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绝不可少的重要窗口，近代中国看天津，可看的实在还有很多：比如：建于1906年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就培养了邓颖超、许广平（鲁迅夫人）、丁一岚（邓拓夫人、开国大典中央电台女主播）、于蓝（电影艺术家）等等。我就通过采访于蓝老师了解了当时女师开展“儿童歌舞剧”和“学校音乐活动的情况”很有收获。鲜活的事实就在我们身边，“缺少的只是发现”。

在2005年3月举办的“沈浮与天津”学术研讨会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电影史学家杨远婴，面对天津籍电影艺术家史料的时候，她强烈呼吁“要重视天津电影群体的研究和重视天津电影群体做出的贡献”。

也许有人讲，就是如此，太多的杰出人物做出巨大贡献和影响的时候也并不在天津啊？难道也要给你“贴金”吗？即便如此，一个地方培养了这么多载入艺术史册的人物，其成长史就是一部亟待研究的历史，研究他们的成长道路对今天也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具有良好的艺术教育传统，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声乐教育家徐剑生在南开中学担任音乐教师，使得正在求学的少年沈湘受到了良好的声乐启蒙，一举夺得1939年天津声乐比赛头奖，晚年已经成为声乐大师的沈湘对启蒙教师的教诲仍念念不忘。上世纪四十年代国立音乐院高才生莫桂新回到家乡天津在耀华中学任教，创办了天津早期的合唱团“黄钟歌咏团”，享誉京津，培养了大批声乐人才。上世纪五十年代黎信昌在家乡求学期间喜好歌唱，是天津财经学校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毕业后踏上了专业道路，成为著名的声乐教育家……

多年来，一批学子在天津家乡求学接受了良好的声乐启蒙，成长为声乐教育家、声乐演唱家如沈湘、楼乾贵、莫桂新、李光羲、郭淑珍、黎信昌、石惟正、蒋大为、关牧村、远征、郑绪岚、高曼华、刘跃、刘维维等。也培养了一批广大公众熟悉的歌手、歌唱家，如刘欢、许丽丽、王晓清、张蝶、张宏生等，成为中国声乐发展史上闪光的人物。天津学校声乐成绩遐迩传名，其中包含着我市各级各类学校广大教师艰辛地探索与努力。是他们播撒美的情感，传授着音乐神韵的奥妙，点燃创造美的激情，才赢得这一派繁花璀璨的景象。在半个世纪里，他们承前启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声乐人才，为中国声乐艺术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天津艺术教育史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说实话，我这里所说的“天津”实际上是一个泛指，我以近年天津艺术史研究的实践作证，强烈呼吁“要加强对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为艺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地区和人物的研究”。中国有北京也有南京、中国有桂林也有玉林、中国有西宁也有南宁、中国有上海也有青海……、中国某某界有某某也有某某……。百花园里“一个都不能少”才是艺术的春天，才是和谐的大中国。

经过五年的努力天津艺术史研究已经迈入了注重考据、广博吸收知识界参与的局面，一个更加美好、一个更加团结、一个更加求真务实、一个更加没有门户之见的艺术史研究的局面已经在天津初现端倪。同八旬长者金庸先生赴英国读书“为学问，不为学位”一样，我们的“研究”不为职称、不为晋级、不为发表。因此，我们在艺术史研习中没有将精力放在出版个人专著上、更没有将研究成果封闭在书房里。而是格外重视艺术史传播，重视将“书斋”里的学问及时走向“民间”、“社会”。

比如，我们掌握中国第一支铜管乐队诞生在天津的史料，而且也了解我国第一部交响诗《苏武》也是“纯正的天津品牌”。因此，为了将这部天津作曲家六十年前在天津创作、由天津的交响乐队演出并在天津首演的我国第一部交响诗《苏武》“回归”家乡天津，我们也作了不懈的努力。交响诗《苏武》是由时任天津耀华中学音乐教师的作曲家张肖虎写于1945年春，1945年6月17日由张肖虎指挥天津工商学院交响乐团，在天津耀华礼堂首演。演出后，反响强烈。著名音乐家范天祥、许勇三撰文说：‘肖虎的《苏武交响诗》是以西洋音乐的技巧，感受中国民族的情绪而组织成的一篇乐章。无疑是在中国新音乐立下了一个标杆’。

2007年10月6日，张肖虎先生的儿子、旅美钢琴家张兆丰先生专程回国与天津交响乐团联袂合作，在津门沉寂六十年中国交响诗奠基之作回荡在天津家乡上空。相信，张兆丰先生与天津交响乐团合作在交响诗《苏武》首演之地演出父亲张肖虎的六十年前的作品必将成为天津艺术史上的一段美丽回忆。

天津艺术史研究成果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河北大学历史学教授吕志毅先生专程来津，就撰写河北大学（原天津工商大学）校史遇到的有关艺术人物问题进行研究商讨。旅英女剧作家萧凝也专程回国到津，商讨一部以裕容龄为原型的音乐剧合作意向。

在2005年召开的“欧阳予倩艺术论坛”上，我提出“艺术史研究需要融入学术界”、“艺术史研究要走出所谓‘书本’、走出所谓‘学科’、走出所谓‘圈子’、更要走出所谓‘正统’的局限”。“艺术史研究需要更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真实的面目”、“要加强对